

少年追命

卷中

【香港】溫瑞安著



溫瑞安

四大名捕斗將

●四大名著系列

少年追命

【香港】温瑞安

卷 中

漓江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五月

你从来没有在背后说人坏话吗？

喜欢你的人自然会帮你，仇视你的人当然要害你，这种“学识”是要用心和情去体会的，不是读书就可以读明白的。

- 以计还计
- 大坏特坏
- 敌人的敌人
- 扮猪食老虎
- 扮老虎吃猪
- 朋友的朋友
- 不突破就是突破

以计还计

今夜有月。

朝天山庄。

将军府。

后院，天井，枯树旁，大将军垂首沉思。

追命混入“大连盟”以来，也只是第一次，那么接近那口井。

那只是一口井。

那是一口很深很深的

井

深深深深得人不敢多望

只要追命探着一望，就会发现，皎洁的月色，并没有映在井水上。

——是井里没有水？还是那是个月亮太阳都照不见的地方？

那么接近大将军，还有那口井，算来还是第一次的追命，感觉很奇特。

——就像一只在井里长大的青蛙，有日终于给它跳到了井边，他还犹豫着，究竟下一步是该外跃、还是该往里跳？

往里面跳安全，但那是个冗闷的世界；往外跃危险，但却充满了新鲜刺激。

虽然“朝天山庄”是那么大，那么广阔，但追命从踏入这地方第一天开始，就觉得自己好像已困在井中，井里有另一头野兽，正对他虎视眈眈。

一山尚不能容二虎，一井更何尝能容二兽！

人说“伴君如伴虎”，其实，伴虎易，伴君难；伴虎大不了打虎，伴君却不能叛君，一旦，“叛”不了，杀头还算好遇合了，更惨的是，本无叛君意，却有叛国罪，那才是有冤无路诉呢！

——不过，大将军既然能把自己唤来这里，想必是对自己愈来愈信任之故吧？

追命心里这样想：他总不会想把女儿嫁给我吧？

正如人不能一面生气一面开心一样，当然也一面害怕一面轻松，所以，他择好笑的事来胡思乱想，心中就轻松了许多。

心里一轻松，样子、表情、态度也就自然多了。

可是居然有人一面生气一面却在笑。

现在大将军就是这样。他的神情是在忿怒中，眼神却在锐利的怀疑着，他的语气充满了担心，但态度却在指责——这样看去，他倒十分像一头非鹿非马非蛇非麟的动物。

——那是什么？

追命马上想到：

龙。

谁也没真的见过龙。

可是，那么阴晴不定，拿捏不准，见首不见尾、四不像的动物，却是象征华夏之风、天子之威的神物：

龙。

“我有老婆子女，但他们只让我担心受怕。我的夫人成天躲在房里敲木鱼，念经，她连只小蚂蚁都不忍心伤害，我的全池里已爬满了她放生的乌龟。”大将军说，：“她整天担心，我会遭人报复，害怕我们的孩子会给人伤害，有人来寻仇，一把火烧了朝天山庄。她一天到晚，担心这，担心那的，二十年来，也没见她正式展过欢颜。你叫我能不费心？”

“我的女儿小刀，不好好的躲在闺房里做女红，只爱舞刀、弄枪。人知道一个女孩儿家最吃亏的是什么事吗？最危险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她长得又漂亮，家里又有钱，可是对江湖经验，一窍不通，武功也只是花拳绣腿，半肚子草包半脑袋文墨！大将军道，“她要不是这样，就不会跟那姓冷的小子打得火热，如此不知好歹，直似飞蛾扑火，你叫我能不担心？”

“我的犬子更不长进，更不像话。你看他一出江湖，便给抬了回来。他是个男子汉，别说照顾姊姊了，他还得要姊姊照顾他哩！我这儿这么大的事业，他却一点兴趣也

没有，爱理不理的，教他学管些事儿，他却不知死活，只爱闯荡；”大将军是以怒笑来表示他的无奈和恼怒，“你看他，不知从哪时开始招惹了个叫猫猫，偏又是折寿的女子，现在还茶饭不思、念念不忘，把我找尚大师安排他人京当官的门路，全都置若罔顾，我能不为他担忧吗？”

追命不知该说些什么好。

他只有表示同意。

“我是个有夫人、儿子、女儿的人，我又一向那么好打不平、勇于任事，所以也得罪了不少奸佞小人，他们只要一见我露败相，定心群起围攻，所以，有时候，我本着自保自救和维护公义之心，下手也只好狠辣些了。”大将军又森然的笑了笑，“我的基业来得不易，我不想白白让它断送，你能明白我的心情吧？”

追命沉着地道，“我是能够明白将军您的心情的，但我却不明白您为何要对我说这些。”

大将军指一指四周的亭、台、楼、阁，水榭花圃，金梁碧瓦，飞檐玉宇，问：“这儿，漂亮吗？”

凉风徐来，花香扑鼻。

追命由衷地道：“漂亮。”

“华贵吗？”

“华贵。”

“可是你知道，在四十年前，这儿只是一片荒芜吗？”

“.....”

“我好不容易才有今天的基业，眼看它楼起，眼看它宴宾客，我就不能也眼睁睁看他楼塌了，人去筵散！”

大将军道：“所以，我发大宏愿，本慈悲心，力保江

山！

然后他望定追命，问：“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追命喝了一口酒，缓缓的问了一句：“八十年前呢？”

“嗯？”大将军给这突如其来的一问，没听清楚：“什么？”

“我是说八十年前呢？”追命不慌不忙的道，“这儿大概还没有起楼宇、建朱阁吧？那还不是本来一片荒冰！”

这句话一出，两人都顿时静了下来。

追命知道自己忍不住又劝诫了大将军。

——这种话，听得进去的时候就叫做“劝谕”，万一听不入耳，就称作“顶撞”；伴君的诫律里：顶撞也是要杀头的。

冷月仿佛发出轻喻之声，一如微颤的刀锋。

大概是因为太静的原故，连一只黄犬在花间发出微鼾之声亦清晰可闻。

追命觉得自己手心在冒汗／直至大将军一拍他的头。

“唷！他哈哈笑道，“你又提醒了我一些事了！”

然后他的手拍向追命的肩膀：“你真是我的好朋友。”

手如令。

——这一掌拍下去，要是追命不避，会不会日后就变成了一座无名英雄的碑？

墓碑？

追命仍然没有避。

不避。

是福自上门，是祸躲不过。对付像大将军这样的人，应变不及，只好不变。

大将军的手眼看要触及了他的肩膀，忽然静止了，转而为他掸去肩上的一些灰尘。

“你跟人打斗过？”

追命在一刹那间决定说实话。

“是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三人，其中一个是‘下三滥’何家的人。

“他们是阿里、侬指乙和二转子，”大将军说，“他们见你伤了冷血，又是我的好帮手，所以迁怒于你，要杀掉你。”

押对了！

追命是在大将军提问的瞬间想到：昨晚他们在危城蓝衫北路上交手，大将军耳目众多，没理由会不知道的，还是说实话的好。

——幸好说的是实话。

“你看，我没犯着他们，他们却要来犯我了。虎无伤人意，人有杀虎心。但我幸好也不是纸老虎。”大将军恨恨地道，“我手上已有两人死在他们手里，六人伤在他们手上，我看，再过不久，但们可真的要来伤害我的夫人、女儿了。所以，我只好先下手为强了——”

“他们连你都敢动，还有什么事不敢做！崔老弟，我就为你出口气；”大将军仗义为怀的说，“我今晚就把这三个余孽一网山尽，一人不留！”

追命着实吃了一惊，却问：“大将军已经知道他们匿伏

之处了吗？”

“我早已派出‘十六奇派’子弟去搜寻格杀他们了。”大将军洋洋自得的道，“他们就窝藏在‘三分半台’那儿，正好可以一举歼灭。我已经传达各分盟统领，这三个人，踩上我头来了，一个也不许活！”

“十六奇派”就是武林中十六个武功诡奇的杀手帮派，即：海、风、托、跌、扑、衰、卧、服、扭、抬、顶、捧、浸、潜、仆、溜十六派。当年在“暂时客栈”狙击舒无戏的，便是其中三派。

“他们伏击我，我也狙击他们，这叫以计还计，以毒攻毒！大将军眯着眼，向他迷迷笑道：“我也一并为你报仇，以牙还牙！”

——不好了！

追命心念电转：

以大将军的实力，要铲除依、二、阿三人，易如反掌，除非是有人先行通知三人马上逃走。

——他们并不该死。

——得有人去通知他们！

“请将军派我去吧！追命向大将军请命，“正好可以公私仇一起报，新旧由一并儿算！”

大将军呵呵笑道：“杀他们是小事，怎能惊动你？你轻功好，今晚，我要派你捎着杨奸，看他有什么行动，我……对他仍然有点不放心。”

——究竟他是不放心杨奸，还是不放心我？

一向游戏人间的追命，面对着这个鬼神莫测的大将军，也难免有点疑神疑鬼了起来：

——他对对付“三人帮”，还是对付我？

就在这时，毫无来由地，那口古井深处，忽然“咕”地一声，里面似有一只水鬼，正一口吞掉了一个月亮。

大坏特坏

追命决定去一趟“三分半台”。

他要通知依指乙、二转子和阿里：赶快逃命。

他自恃轻功好——也许，通知了那三个傻小子之后，还来得及再回来“朝天山庄”监视杨奸。

他有一种感觉：跟大将军的斗争，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。

他从大将军那儿出来，经过“刀兰桥”，走过“带春坊”，正要转出“天朝门”，忽然听到有人轻声唤他。

原来那人出尽力气在叫他，不过实在是气无力、有心无力，声音仍微弱得可怜。

唤他的人是上太师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崔兄弟，有件事要你帮忙。”

“你说好了。”

“我怀疑他就是诸葛先生派到这里来的卧底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杨门主。”

“他！？”

“是的。可是大将军未必信我，那天的事，杨门主已把我整惨了。大将军一向信重你，崔兄，由你来说几句，会比我更恰当……你别不信，我可有证据！”

“证据！？”

“对！上太师死了一大截的神态像恢复了一些儿生气，用眼角瞄着他支着脚的铁拐，道：“你跟我来。”

仿佛他这样说了，追命就一定会跟他同去。

追命果然跟他去了。

“菊睡轩”离此甚近，他先弄清楚杨奸的底细，万一待会儿通知了阿里等人逃命之后赶返已太迟，也总有“情报”向大将军“交待”。

何况，杨奸“居然”是：“内奸”，实在也令他生起一种难以置信的好奇。

到了菊睡轩，上太师房中依然一地碎屏风和木屑，并未打扫收拾，才进房门，上太师要死不死的递了给他一本书，道：“你翻翻看便知。”

追命看看书的封面，没有书名。

他翻开第一页，没有一个字。

他再翻第二页，仍是没有字。

如是他耐心地翻了七、八页，仍全是空白。

他问上太师：“怎么……”

是磁师全身发出一种浓烈的药味：“你耐心点，再翻下去。”

追命翻了两页，依然无一字。

翻到第十页，才看到有一个大字。

十

追命不明所以。

他望向上太师。

上太师傲笑，示意他翻看下去。

翻下一页，又出现另一个字：

三

追命问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上太师这回胸有成竹地道：“你再看下去就会知道了。”

追命再翻一页，只见一个字：

整页里只有一个：

追命稍一咀嚼，一惊，扔掉了书，失声道：“十三点！？”

上太师死里死气的阴笑道：“对了，十三点。你连书皮一共翻了十三页，已中了我‘十三点’。”

追命怒道：“你暗算自己人！”

上太师道：“那先得要看你是不是‘自己人’了。”

追命暗自运功，只觉四肢乏力，别说动手，就算要捺死一只蚂蚁，恐怕也力不从心了。

——“十三点”的毒力，非同小可，既已进入体内，要将之逼出，便极不容易了。

他心中惊怒：自己一时大意，对这个不谙武功且病得半死不知的老人家，意疏于提防，此人精通药力，现在落在他手，里，恐怕不易翻身，也不易超生了。

他口中怒问：“莫非你才是卧底内奸！？”

上太师却趋过身去，在追命身上用力索了一阵，嘿声

笑道：“这你是明知故问了。白天，在‘六分半亭’，我没把你给即刻认得出来，因为那天出现在这儿的蒙面人轻功高明，而腿子并没有瘸。可是，今天下午，我经过刀壮桥，发现桥底的湿泥，有一支拐杖的痕营一想必是那天你就在这儿，先弃了拐杖，再蒙上脸，才来救‘小相公’的吧？等办好了事，你才在这儿取回拐拐杖，继续当你的崔各田。可惜的是，那天下过小雨，你的拐杖在刀兰桥的泥土上烙了印。”

追命冷笑道：“就算我把留在泥上烙了印又怎样！我住在‘带春坊’时常经过那儿，就不会留下痕印么！就留不得痕印么！”

上太师啧啧笑道：“你确会诡辩！但那也没有！我记住了你的味道：桦叶混合了蜂蜜，还有一点淡淡的酒味。我把你引来这儿，一嗅，便完全一样了！”

追命心里暗叫厉害，嘴里却厉声道：“你凭鼻子来断定我的生死，分明是诬害我！大将军可未必信你！”

上太师老谋深算的笑道：“所以，我也没杀害你／我只不过要探明你的身份。要是我抓对了，有了证据，大将军自然便会信服，自然就会犒赏我。我跟你无怨无仇，何故要加害你？我无德无能，又不会武功，既要靠山撑着，就得依附大将军；要受大将军重用，就得干些出色的事来让他看重。”

追命奇道：“你倒是怎么凭空生出害我的证据来！”

上太师道：“证据就在你的身上。”

追命诧异：“我身上？”

上太师道：“我看过你的轻功，辨别你的年岁，如果你

是诸葛那儿派来的，就一定是追命无疑。如果你是四大名捕之一，身上必携带‘平乱块’，块上印着你的掌纹，你要赖也赖不掉。”

说着，便去搜追命的身。

追命心中叫苦，知道这次理应难有侥幸。

结果都非常意外。

出乎上太师意料。

也在追命自己意料之外。

——他自己的身上，居然没有“平乱块”？

“平乱块去了那里！？”

上太师的脸色就像煎药汁般的颜色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追命心中也一样惊疑，口里却滋闲淡定的说：“崔各田。”

上太师迷惘地道：“你真的是崔各田？”

追命道：“你现在知道我是清白的了吧？”

上太师道：“你身上没有平乱块，不见得你就不是追命。”追命道：“可是你没有证据，你就得放了我。”

上太师啧啧有声地道：“你自己听听看，这多像捕爷们说出来的话！我们江湖上人，可不讲这个。”

追命心中一寒，药力渐渐发作，连话也说不清楚了，“你若无证据，私自杀了我，形同背叛大将军。”

上太师道：“可是，如果我放了你，你会放过我吗？我不会武功，你武功高强。再说，今晚的事，难道你不会记仇吗？就算你今晚放过了我，来日，在大将军面前，能保你不会诬陷我吗？斩草须除根，若要赶尽，先得要杀绝，